

高爾基選集 人的怯膽



上海雜誌公司印行



高爾基選集

膽怯的人

李蘭譯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版

膽怯的人

高爾基選集

原著者 高 爾 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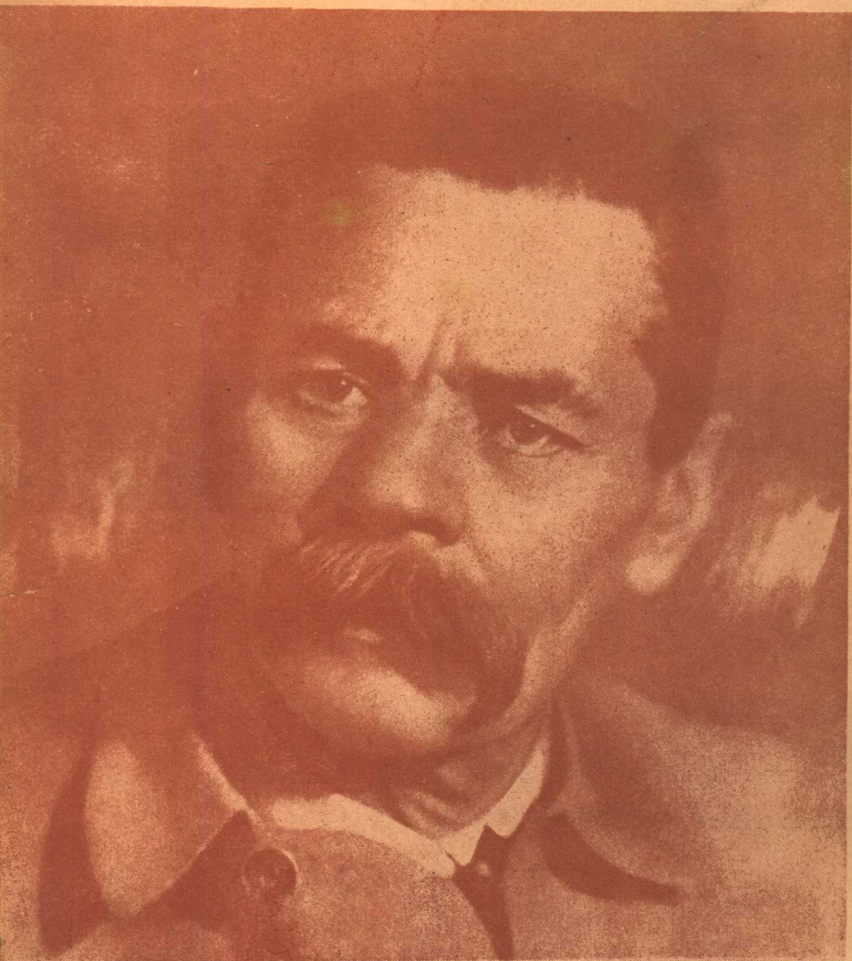
譯述者 李 蘭

發行者 張 靜 廬

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棋盤街
漢口 交通路
昆明 武成路



高 爾 基 像

AUT. 1075/02

譯者序

本書原名『福瑪·哥蒂耶夫』(Foma Gordyeff)但英譯本已改名爲『膽怯的人』(The man who was afraid)。本譯本因主要地是依據英譯本重譯出，所以譯名也就採用了『膽怯的人』。以我手頭的英、法、日、三種譯本比較起來，這本英譯本(Most Benn公司出版的)是三者中最完全的本子，餘二者每章中都有刪削處，而且兩者所刪削的地方又各有不同。我的意見，以爲譯書既是作的移植工夫，頂好是將原作者的作品，儘量地依原樣擺在讀者的面前爲好。因此，我沒有採用法、日兩譯本爲台本，只在必要時，用作參考而已。

高爾基在此書中，舉凡一切社會層的人，他幾乎全部描寫到了，例如貴族、官

吏、商人、勞工、知識勞動者、婦女、以及妓女等的生活，無不應有盡有。然而最着重的，是他在這張大佈景中，展開了沙皇制下，代貴族階級而起，正在那兒漸次抬頭，漸次發展爲搾取工農，剝削工農的商人資產階級。雖然這商人資產階級還正在欣欣向榮，但其中早已伏有危機，早已現有窒息沒出路的死徵。同時，作者也非常輕巧地將勞資兩階級的對立深深刻劃出來了。

偉大的高爾基在三十多年前（此書寫於一八九九年）已經看清楚將來的世界，和人們的唯一出路是麼。

此書的大特點，是在作者的取材實際，這種與實生活肉搏的場面，尤以上冊中爲多而簡易明白。高爾基因此書，一躍而登世界文壇的最高峯決非偶然幸遇的事。

距今六十年前，當商人們在伏爾加（Volga）河上，幾乎有如神仙故事中所說的那般速度，賺得無數百萬之富的時代，有一個名叫伊格拉·哥蒂耶大（Ienat Gordyeev）的年輕人。此人在富商扎意夫（Zayev）的一隻駁船上司唧水的職務。

長得像個巨人一般，又美貌，加之一點也不傻的他，乃是在無論何處皆為好運所惠臨的人們之中的一個——這些人之所以如此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才能而又勤勉的原故，乃是因為他們貯有無限的精力，當他們向着目的進行的時候，他們沒有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着以選揀進行的手段方法。除了自己的意志以外，他們是不知道法律的。有時候他們很害怕地談到他們的良心，有時候他們真個狠命地與良心作戰。但是良心這個東西，只有對於軟弱的人纔是一種不可克制的強力，強者却立時征服了良心，將牠

作了自己目的的奴隸。因為他們是不自覺地感覺着牠，如果讓出地位與自由來給牠，良心就會將生命扯碎的。他們也爲良心一樣犧牲幾天，而且如果偶然良心征服了他們的靈魂，他們也決不頓挫，即或是在失敗之中——他們在良心的支配之下生活着，正如無良心地生活着的時候一樣健全剛強。

在四十歲的時候，伊格拉·哥蒂耶夫自己就有了三隻汽船十隻駁船。在伏爾加河上，他是被人尊爲富翁尊爲聰明人的。但是人們却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『癡狂者』(Frantic)。這是因爲他的生涯，正如其他的人一樣，不是沿着一直的水路坦坦而流，乃是亂暴地沸騰着，冲出軌道以外，離開了他生存的主要目的「蓄積」的原故。看起來，彷彿在他內面有三個哥蒂耶夫，或者彷彿在伊格拉的肉體之中有三個靈魂一樣。其中之一，最有權威的，就只是貪慾而已。當伊格拉遵照此貪慾的命令生活着的時候，他只不過是一個爲對於工作所發出的無限的慾望所攫握着的人而已。這種慾望在他的內面日夜燃燒着，他完全爲其所吞嚥了。他在這兒撈幾百盧布，在那兒撈幾千盧布，好像他永不會倦於金錢的叮嚀之聲一般。他在伏爾加河上下勤勞着，安置了許

多網以便好尋錢。他在鄉村中收買麥子，將麥子裝在他的駁船上運到利賓司基（Bibinsk）去。他強奪別人的物品，欺騙人，有時是無心的，但有時是有心的。他欣然得勝的樣子，公然地嘲笑那些被他所欺騙的人們。在他的金錢狂的失了知覺之中，他是昇到了詩一般的高度。然而雖然他是這般用盡精力來尋錢，但他却不是狹意的貪婪，有時候對於他的財產，他竟流露了一種思料不到的但是誠實的漠不關心。有一次，正當伏爾加河的流冰期，他站在河岸上，看見冰塊冲破了他的新駁船，將它打到河岸的絕壁上的時候，他叫歎道：

『好呀。再來一次。壓碎它！現在，再來一次！幹罷！』

『啊，伊格拉，』他的朋友馬亞金（Mayakin）走近他身旁問道，『冰塊豈不是毀壞了你的一萬多財產嗎，唉？』

『那算得什麼！我要再賺十萬來。你看伏爾加哦！啊？真偉大吧？它能夠使全世界成爲粉碎，好像刀切凝乳一樣。看哪，看哪！那是我的「波亞永利亞」號！它只航行過一次。算了，我們來替死者們吟彌撒罷。』

駁船已經都碎爲細片了。伊格拉與教父(Godfather)坐在河岸上的酒店中一面飲着 vodka，一面從窗中看出去，跳望着「波亞永利亞」號的碎片偕同冰塊一道流下河去了。

「伊格拉，你很爲你的船可惜嗎？」馬亞金問道。

「我何故要爲它可惜呢？伏爾加將它賜給我，伏爾加又將它取回去了。它並不會扭掉我的手臂。」

「但是。」

「有什麼——但是？至少我已經看見了它的整個是如何完了的，這一點是有益的。這是將來的一個教訓。但是當我的「伏爾加亞」號被燒掉了的時候——我是真的難過——我不曾看見它燒。那樣一大堆木材，當黑夜的時分，在水面上燒起來了是多麼好看呀！唉？那是一隻很大的汽船。」

「你也不會爲那隻汽船可惜吧？」

「爲那隻汽船麼？是真的，爲那隻汽船我會感覺很難過的。但是感覺難過只是蠢笨罷了！有什麼用處呢？我也可以哭了，但眼淚是不能夠滅火的。讓汽船去燒罷。而

且就是一切的東西都被燒掉了，那又算得什麼呢！如果心靈中是爲工作熱所燃燒着的，一切皆可以再建設起來。你說是的麼？」

『是的，』馬亞金微笑地回答說。『你所說的這些乃是偉大之言。任何人這樣談吐，縱令他喪失了一切所有，他也依然是富有的。』

將上千的盧布之損失這般哲學地淡然視之的伊格拉，他是知道每一個哥貝喀(Koika 俄小錢——)的價值的。他很少給錢與貧窮人，但只賙濟那些真正不能夠工作的人們。當一個多少還健康的人向他求施捨的時候，伊格拉就很嚴厲地對他說：

『走開些！你仍可以工作哩。到我的園丁那裏去，幫助他拾取肥料。我給你工錢的。』

每當他埋頭於事業中去了的時候，他對待人是很粗暴殘酷的，而且當他追逐盧布的時候，他自己也不給自己休息。但，突然的——每當地上的一切皆變成蠱惑般的美麗，從明朗的空中有些令人含羞的恣肆吹進了心靈中的春日——伊格拉·哥蒂耶夫就覺得他並不是他事業的主人，而乃是其卑賤的奴隸。他就會沈入自己的思想之中，

從他那厚密深瑯着的眉毛之下好奇地眺望自己的四周，又很愠怒粗暴地日夜漫步着，好像私竊地詢問一件他不敢大聲發問出來的什麼事一樣。如此就將他其他的另一靈魂，一隻餓狂了的野獸底騷動淫恣的靈魂，喚醒過來了。傲慢憤世嫉俗的他，此時也就飲起酒來，過一種放縱的生活，而且也要引別人飲酒。他成了一種狂態，好像他內面有一座污穢的噴火山在沸騰一般。看起來，彷彿他是在將他自身所鍛冶出來而又自己帶着的鎖鏈瘋狂般的扯裂，却又無力將它們扯斷似的。他成了毫無着落的非常污穢的樣子，他的臉因為飲酒與失眠而腫起，他的眼睛癡狂地東張西望。如此他嘶聲怒號着從城中的這一家酒店跑到那一家酒店。並且他將錢數也不數就撒出去，唱着哀傷的俗謠調子又款款又舞蹈着，或者與旁的人打起架來，但是無論在何處無論做何事，他都尋不着安息。

有一天，一個革了職的牧師，是個矮小禿頭的人，穿着一件破爛的袈裟，碰着了伊格拉。這牧師緊緊地跟着他，正像一塊濕泥粘在鞋子上一般。無人格，形體毀壞，骯髒醜陋的他就演起丑角來了。酒店中的人們將芥末塗在他的禿頭上，叫他用四肢在

地上爬，喝各種不同的白蘭地的混合物，又叫他跳些滑稽舞。這一切吩咐，他都默然遵行了，在他打縐的臉上有一種癡呆的微笑。當他做完了人們所命他做的動作以後，他就伸出手來，將手掌朝上，無改變地說道：

『給我一個盧布。』

人們都嘲笑他，有時給他二十個哥貝略，有時什麼也沒有給他的。但是有時候人們給他十個盧布的紙幣，或是比這更多些。

『你這個可惡的東西，』有一天伊格拉如此對他叫喊說。『你是什麼人，你說呀？』

那個牧師被這一號驚倒了，只是深深地向伊格拉鞠躬而不作聲。

『是什麼人？說出來呀！』伊格拉怒吼着。

『我是一個——應受唾罵的人。』那個牧師回答說。全堂的人們聽着這一句話都哄笑起來了。

『你是一個痞棍麼？』伊格拉嚴厲地問道。

「一個痞棍麼？因為需要以及我心靈軟弱的原故麼？」

「到這兒來！」伊格拉吩咐他說。「來，來坐在我的旁邊。」

因恐怖而顫慄着的牧師很懼怯地走到了這位吃醉了的商人的近旁，但只走到他的對面就站住了腳。

「在我的旁邊坐下！」伊格拉一面拉着那個驚懼的牧師的手使他坐在自己的身旁一面說着。「你是與我很相似的一個人。我也是一個痞棍！你，是因為需要的原故；我呢，是因為放蕩的原故。我成了一個痞棍是因為憂鬱而來的！你懂得麼？」

「我懂得，」那個牧師柔和地說。

全堂的人都在嗤嗤地笑。

「現在你知道了我是個什麼嗎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「那末，就說出來」伊格拉，你是一個痞棍！」

但是那個牧師不能夠這麼辦。他只很懼怯地望着伊格拉底高大的身軀否定地搖着

頭。現在全堂的哄笑聲好像雷鳴一般。伊格拉終竟不能夠使那個牧師侮辱他。以後他問那個牧師道。

「你要我給錢你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那個牧師急速地回答說。

「但你要錢作什麼用呢？」

他懶答應得，直到伊格拉將他的衣領扯着，他纔將以下的話語從他那骯髒的唇內搖拽出來了。但這些話語，他依然是顫兢兢用極細微的小聲說出來的。

「我有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在修道院裏。錢我是爲她蓄積着的。因爲她將來從院中出來的時候，連遮身的破片也沒有。」

「唉，」伊格拉如此歎着便將那個牧師的衣領放了手。以後他沉悶地坐了很久忘形於自己的思想中去了，但他不時地又向那個牧師望望。突然之間，他的眼睛開始帶有笑意，他說道：

「你是在撒謊麼，酒醉老？」

那個牧師靜靜地畫了一個十字，就將頭垂到了胸膛上去了。

「是眞事！」人們中的一個如此說着將那個牧師的說話證實了。

「是眞事嗎？很好！」伊格拉一面喊着，一面用拳頭擊着棹子又與那個牧師對話起來。

「啊，你！把你的姑娘賣給我！你要多少錢？」

那個牧師搖着頭又畏縮起來了。

「一千盧布！」

全堂的人都格格地笑起來，因為他們看見那個牧師縮瑟得彷彿有涼水在他身上澆一樣。

「兩千！」伊格拉狂吼着，眼睛裏閃着光。

「你瘋了麼？怎樣了？」那個牧師一雙手伸向伊格拉的面前喃喃地說。

「三千。」

「伊格拉，馬菲伊喀！」那個牧師用微弱的顫慄的聲音喊道。「爲上帝的原故！

爲耶穌的原故！夠了！我要將她賣掉！爲她自身的好處，我要將她賣掉！」

在他那帶急而尖銳的聲音之中，有的人可以聽得出，其中含有一些恫吼之勢，而且他的眼睛，以前不曾有人注意過的，閃爍得像煤塊一般發亮。然而那些沉醉的人們只是癡愚地向着他笑。

「不要鬧！」伊格拉嚴厲地喊着，一面將他的身子伸得直直的，眼中又閃着光。

「惡魔們，現在在此處所進行的是件怎樣的事，你們懂得吧？這足夠令人大哭起來，而你們還在那裏嘆嚙嘆嚙地笑。」

他走到那個牧師近旁，在他的面前跪下，堅決地說道：

「父親，現在你明白了我是怎樣的一個痞棍。好罷，你向我的臉上唾吐罷！」

一件醜惡奇特的事經過了。那個牧師也跪倒在伊格拉的面前，像隻大烏龜一般繞着他的脚爬，親吻了他的膝頭，喃喃地不知說了些什麼，他又嗚咽起來了。伊格拉彎下身去，將他從地上舉起來，命令式又哀求式的向他喊道：

「吐唾呀！筆直吐進我這無恥的眼睛中去！」